



黑色

阳光

杨永信 著



沈阳出版社

黑色阳光

杨永信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色阳光 / 杨永信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4. 2

ISBN 7-5441-2413-4

I. 黑... II. 杨...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

国 - 当代

IV. 1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7831 号

出 版 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印 刷 者: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数: 1-2000

出版时间: 2004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 晔

封面设计: 丹 青

版式设计: 丹 青

责任校对: 李国宽

责任监印: 张建荣

定 价: 20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邮购热线: 024-24124936

E - mail: sysfax_cn@sina.com

目次

孤 坟	1
黑色阳光	15
御 鸦	33
老少爷们	71
哥们儿差哪儿	105
女推销员	167
我想有个家	222
在那高温的季节	289

孤 坟

鬼子姜花开了，我师傅终于要死了。

就是那种单片子的，黄啦吧唧的，看了实难令人联想起漂亮女人的鬼子姜花。

我师傅不止一次地说鬼子姜花开了就去看小白鞋的坟。说便说了，奇怪的是那因晚期矽肺病而灰涩、铁青的面皮上竟有几条细蚯蚓般的东西在蠕动。于是我便心寒。看了的人都说心寒，鬼知道他这不是胡言乱语，抑或临死前的回光返照什么的。

迁坟启事在报上发了足有大半个月。别的坟都迁走了，只剩这座，孤零零地立在二道沟南沿，被黄花绿叶的鬼子姜棵掩映着。这里将引二道沟水修一条新运河，那座坟的位置便是引水闸。

我把泰山一百号铲土机雪亮的大铲对准了坟头。施工员手中的小旗子已高高举起。他叼着哨子的嘴巴也憋足了劲，令人想起蹲在荷叶上的青蛙，随时会鼓起一双浑圆的腮泡。

我敢说，有一千双眼盯着推土机大铲，起码一千双。虽然人们心里很清楚，那墓穴中无非是腐朽的棺木和几块不再洁白的骨骼，可还是叮叮地看。人们总是幻想奇迹发生。那



大铲落后，没准会从墓穴中飞出一双梁祝幻化的花蝴蝶，或滚出个慈禧墓里的翡翠西瓜哩！

我的心思却大相径庭。一想到这可能就是小白鞋的坟，握着操纵杆的手就开始发抖。我的铲刃对着的仿佛是师傅躺在病榻上那枯槁的身躯。其实，我远没必要如此激动，所谓的师傅不过是我在百鸟公园清晨遛鸟的鸟友，因年长，我便称他师傅。沈阳这地场都是这个叫法。我认识他时他已退休，而且病也很重，只是没到卧床不起的份上。他喘气咝咝的，像透过苇墙的风，却咝咝地吹牛，而且吹得邪乎，吹得最多的就是小白鞋。

我猜想，小白鞋救我师傅的命完全是出于偶然。我师傅却说是缘分，偶然都是缘分。

那天，两个苏联兵开着一辆十轮大卡车，拉着五花大绑的他去二道沟东北角的荒甸子上枪毙。就是现在辽宁大学西边，早先晚那里是刑场。小时候他就常和一群孩子去那里看杀人。卡车驶过三洞桥，一往那个方向开，他的心就全凉了。我师傅吓得哆嗦成一团。车上那个苏联兵以为他要跑，便呜呜噜噜地冲他晃手里的冲锋枪。

那年他多大岁数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至今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。为此，在他退休时厂里很费了一些力气调查。调查来调查去仍是一塌糊涂。在沙子沟不知道姜雉子的算不得老沈阳，可在老沈阳堆里也没人能把他讲得清清楚楚。

不知道追溯到驴年马月，也不知是南方蛮子还是北方佬，更不知是男是女，把个还不会说话的黑小子扔在了二道沟沿的鬼子姜棵里。那是片野生的鬼子姜棵，年年有人挖，年年挖不绝。他就是我师傅。没人收养他，也没有人祸害他，像只野猫、野狗、野兔子什么的，他居然活了下来。于是就姓



姜，鬼子姜的姜。

沙子沟是沈阳有名的贫民区，我不说谁都知道。扛脚行的，焊锡壶的，掌破鞋的及暗门娼妓都在这里集结。据说，至今居住在这里的人连个科长以上的官都少有。当然只是据说。你若站在三洞桥上往西看，便可见一片矮趴趴灰秃秃的棚户区，如同众多青壳死蟹，四脚拉叉，钳爪相衔，一动不动地卧在那条没有一眼下水井，下七七四十九天雨也存不住一滴水的沙子沟底。这些年，沙子沟四周均林立起了许多新楼房，唯沙子沟一成没变。对此众说纷纭。有的说沙子沟人出身卑微，呼声难进决策层。有的说沙子沟非省城要地，开发也待末期。也有的说沙子沟有三洞桥，三洞桥是先大帅张作霖坐日本鬼子土飞机驾崩之地，保留旧址原貌不但有利统战，而且可算省城一大历史遗迹，对开发旅游业大有益处。看来后者所云颇有道理，只是苦了沙子沟人。

我师傅就是在这片青壳死蟹的沙子沟底苟且活了下来。

他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什么都干，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，不为所谓道德标准所左右。于是乎，也就无所谓好事坏事，反正人要生存。十几岁的时候他拣过破烂，偷过货场，扒过火车，替暗娼拉过皮条。后来大了些，便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小铁工厂里当学徒，给老板养花、搓澡，两年后升作小工头。再后来，苏联人帮中国人打垮了日本人。人们一古脑儿冲进三洞桥西南一座日本人的军需仓库，伺机哄抢。成包的黄呢子军装，成箱的日本酒、东洋罐头被一群群中国人蚂蚁搬家似的捣腾进了各自的蟹壳。胆大的多捞，胆小的少捞，不捞的却少有。我师傅遛鸟时挂在屁股上的猪腰子饭盒就是那时的战利品。他时常向我显示。我便奉承几句，借机从中抓一把谷粒塞进我鸟笼内的食盅。前些天，无聊时去



逛北行市场，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在叫卖日本旧式军用毛衫，毛质不错，可惜年久已显糟陋。想必这也是那时的存货。

行抢持续了整五天，直到苏联人一阵冲锋枪横扫，接收了仓库，人们方作罢。

我师傅和他的几个磕头兄弟被苏联兵抓去当汽车装卸工。不知为什么，苏联人占领了日军仓库还要把大批军用物资往外运。我说过，沙子沟的人什么事都干，无所谓好与坏，只要有利可图。我师傅跟着干这些事的时候断没想到，几十年后此举会被他在“反修防修”批判会上做为“英雄”事迹大讲而特讲，并添枝加叶地说：“早就知道那些大鼻子是把好东西往自己家运，不偷白他妈不偷！”

起初，苏联兵没发现，也不易发现。他们把豆油注入卡车备用轮胎里，然后拉出去卖掉。可后来不知怎么还是被发现了。苏联人只抓住了我师傅，其他人都跑了。苏联兵逼着我师傅带他们去抓人。他死也不去。是他自己认真说的。还说苏联人用刀在他屁股上戳了好几个窟窿，血喷出一米多远，他都没服。后来我们有幸在一起洗澡，他让我看了屁股，确实有个疤，不过只一个，像是生疖疮落下的。就为这事，苏联兵拉他去枪毙。

施工员的嘴巴蠕动了一下，手中的小旗子又往高扬了扬，显然是要下达掘坟的命令了。

卡车在二道沟南沿的土路上颠簸。一面是一人多高的鬼子姜棵子，一面是湍湍流着的二道沟水，正是老秋时节，一般的花枯败的枯败，结籽的结籽，唯独鬼子姜还艳艳地开着，尽管不很美，连成一片也辉煌，在烈日下散着苦森森的香气。

我师傅这辈子最得意黄颜色，我猜想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

前面就是二道沟上那座踏上去吱嘎作响的小木桥，过了桥再往北走几百米就是刑场。我师傅周身血开始凝固，连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一个苏联兵端着冲锋枪冲他得意地吹着口哨，仿佛在为他演奏葬礼曲。我师傅说，他当时毫不惧怕，头掉了碗大个疤，十八年后又是条好汉，惧个屁！他说他当时要不是被反绑着双手，定会同那苏联兵拼个你死我活。我想这是他吹牛。他又说，车嘎地停住了，他霍地站起来，腰板拔得挺挺的，就像电影里走向刑场的壮士。我猜想车确实是停下了，而且是急停。他也站起来了，不过是被刹车的冲力操起的。至多就势趴在了驾驶楼上。然而，下一幕却有极大的可信性。

卡车前方。黄艳艳的鬼子姜花丛下，一个极妖媚的女人站在那里。女人婷婷玉立，穿着蛋青色紧身旗袍，秀发披肩，紫红色发带显得那面肤格外细腻，眉目传神，反正我无论如何也描绘不出我师傅眼中那女人的丽质。我师傅说得生动：“妈了巴子的，那两只吊在外面的白胳膊，白嫩得让人想咬一口。”同那白胳膊极为相配的小手在玩一朵鬼子姜花。女人通身最显眼的就是脚上那双一尘不染的小白鞋，玲珑剔透，不大不小，白石膏铸就一般。真想像不出，她是怎样在土路上行走的。

女人的目光慵懒中明显地带着十二分的挑逗，我师傅说，那眼神能令天下所有男人酥骨。他还说，他当时一眼就认出了她是沙子沟闻名遐迩的小白鞋。我想这也是吹牛。他当时早吓瘫了，连天地都觉陌生，何况人。

车上的苏联兵麻利跳下卡车，直勾勾地盯着小白鞋看。接着，那个开车的家伙也钻出了驾驶楼。于是四只眈眈的黄眼珠子都被女人的丰姿胶住了，四只大鼻孔犬一样地翕动。



可他们没往前挪步，想必心旌摇曳之时，也没忘记是在执行任务。

小白鞋的眼神变得更媚，并开始缓缓地解旗袍的纽扣，解得极从容，极仔细。苏联兵的眼睛便显得发蓝，脖子鹅一样向前探。直到那大自然的尤物显露了全部美的所在，他们再也无法抑制野性的勃发，抛下冲锋枪，向小白鞋扑去。

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初稿后，头晃得牛尾似的连声说：“不妥不妥，中苏坚冰刚有化解，岂不自找麻烦？再则说，当年的苏联红军能是这种姿态？”于是我也觉得我师傅说话的可信程度差，该认真考证。可惜的是我没经历过那段历史。我去问外婆。外婆的原话是：“可不！那咱有的大鼻子可不是东西，逼得女人东藏西躲，实在没辙了就女扮男装。还有往脸上抹锅灰的……”

我越发搞不清是非，只好去求教一位颇有名望的历史学家。他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：“那种事在那个年代确实有过。可据说那些人大都是苏联红军后收编的沙俄官兵，回国后，不少人因此被斯大林送上了军事法庭，但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，有沈阳南站（即沈阳站）苏军烈士纪念碑为证。”

对这位历史学家的评语我仍不尽满意。历史是种什么东西，岂能用据说、可能一类的字眼？可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段故事按原貌讲出来，我不是历史学家，更不是外交官，是写小说的。

当时，两个苏联兵向小白鞋扑去。用扑这个字眼不够准确，确切的情景是两个疯狂的家伙在追捕一只金孔雀。小白鞋嬉笑着边挥动手中的旗袍，边向后退，嘴里却大声说着：“你傻啦！我引开他们。你快跳车跑哇！”她显然是在对我师



傅说。苏联兵不懂中国话，以为小白鞋是在向他们调情，越发欲火中烧。

我师傅说，他当时身子一弹便轻飘飘跳下了卡车，稳稳地落在鬼子姜丛中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敢肯定，他当时是滚下来的。两个苏联兵的耳朵、眼睛都被欲火封死了，当然不会听见他跳车的声音。我师傅就反剪着双手，僵在鬼子姜丛中一动不敢动。透过鬼子姜棵，他看到小白鞋终于被那两个苏联兵捉住了。两个怪声嘶叫的家伙撕扯着她，片刻，身上仅有的三块布便不知了去向。小白鞋不再后退和抗争，紧闭双目任其蹂躏。可那两个苏联兵却打了起来。可能是为谁先来享用这东方美女而展开的决斗。决斗蛮正规，像拳击赛。小白鞋并不慌张地站在那里观看。

两个人打得难解难分，均出了鼻血。最后，开车的败了，像条斗败的狗，夹着尾巴站到一边。胜者顾不得擦去脸上的鼻血，飞快地脱去肮脏的军服，瞬间，一条裹着卷曲黄毛，白亮得近乎透明的身躯向小白鞋扑去。

“操他奶奶！大鼻子真生性！”后来我师傅讲到这段时，总要狠狠地骂一两句，并吐口黏痰。

他当时心里有一股血往头上冲，脚心开始爆热，脸憋得通红。他说他当时要不是反绑着双手，一定去抄起路上的冲锋枪，把两个狗东西突突了。这话不像吹牛。

那小子发泄完了，翻过身去。四脚拉叉地仰着，一下也不动，一声也不吭，死了一般。

第二个显得不很惬意。事后也四脚拉叉地仰着。这时的二道沟沿静得像一幅画。水在无声地流，云在无声地飘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小白鞋艰难地站起身，拾起在土路上滚成一团的旗袍，



抖抖土，披在身上，边扣着纽扣边钻进了路边的鬼子姜丛中。

许久，两个苏联兵几乎是同时蹦了起来。他们发现上了当，相互呜噜了半天，又拣起冲锋枪，冲鬼子姜棵猛扫了几梭子。折腾了半天，见没什么动静他们才草草穿上军装，调转车头，开跑了。

我师傅说，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姓罗的那小子，要不是那小子后来当了一个什么处长，他一定让他不得好死。

其实，姓罗的也是我在百鸟公园的鸟友，也该称其为师傅。现在他根本不是什么处长啦，听说老早就犯了错误。那天他在百鸟公园同我谈起他的蛟凤，想借我的雌鸟抱蛋，正巧我师傅赶上了。他竟气得鼻子嘴巴错了位，一把将我拽到一边，恶声道：“别理他，这小子不是物。”

于是他给我讲了姓罗的犯错误的经过。

他说，姓罗的当了处长后，成天就知道找女人。他什么女人都干，干完了还没事，没人抓住过他的真凭实据。

那天罗处长蹲在机关大楼的厕所里吭吭哧哧地屙屎。那女人提着拖布在门口喊。就是扫厕所那女人。她是国民党将领的姨太太，后来因丈夫挨了整，她便扫厕所。

“里面有人吗？”那女人连喊几声。

听到女人的声音罗处长的腿就发软，屎也没心往外挤。他早就觊觎着这女人，只是没机会弄到手。他憋住气，一声不吭。女人以为厕所里没人，就拉开门。罗处长直挺挺地立着，裤子褪在膝盖处。女人转身要走，被他扯住了胳膊。女人略有惊慌，片刻又镇定下来。她喃喃道：“这里猫尿狗臊的，怎么好……”

“值班室咋样？”罗处长急不可耐。

“等我完了手头的活。”



“你准来?我可等你!”

扫完厕所,女人果然去了。

刚进屋,罗处长就想上身,被女人轻轻推开了:“我身价可贵?”

“只要有价。”罗处长已不顾一切。

“一百元?”

“小意思,手头没那么些,明天给你。”

“男人哪个不说鬼话,写个欠条。”

“写就写。”

事完了。女人拿着欠条去财务处领钱。

会计:“啥钱?”

女人:“和罗处长睡觉钱。”

这一下,罗处长栽啦,一头栽到一家街办工厂当了个保卫股长。

这些都是我师傅说的,我没加考证。百鸟公园不少人都说我师傅说话得对半开。他说话含水量大我知道,可我觉得他心地还不坏。他还说,姓罗的那是报应,是小白鞋的灵魂在报复他,可也有人说,姓罗的并不贪女色。

我师傅同小白鞋同居过一年多的事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。当然,也是最无法考证的事。我只好照他说的讲。

我师傅逢凶化吉,回到了自己的小窝。想不到,当天夜里苏联兵又来抓他,我师傅觉得事情蹊跷,按理说,苏联兵再见他的面也不认得他。因为白种人看黄种人、黑种人、红种人都一个样。就像我们看白种人、黑种人、红种人一样。没出我师傅所料,带他们来的是个中国人,就是和我师傅一同被苏联兵抓去当装卸工的罗大个子。他为此得到了一条军用毛毯的奖赏。



幸亏沙子沟的胡同像迷魂阵，我师傅才得以再度逃脱。当天夜里他不敢回家，就敲开了小白鞋的家门。小白鞋的家就在日本人那座军需仓库的大墙外面。小白鞋住的房子在沙子沟算是一流的。当然，这些都和她过去那个相好的伪警察有直接关系，不然怎么会让她在军需仓库大墙外盖房子？后来，那个伪警察因汉奸罪被枪毙了。

我师傅急火火地敲开了小白鞋家的门，可小白鞋竟如不认识他似的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找俺干啥？想过夜？今晚有客啦。”

我师傅愕然了，可还是挤进了屋。这时外面已听见了苏联兵的脚步声，小白鞋不再跟我师傅说话，也不撵他走。等到苏联兵的脚步声远去了，小白鞋在炕中央挂了一道幔帐。显然，他是让我师傅睡在另一边。

我师傅躺下一会儿后，就有人敲门，小白鞋趿着鞋去开门。黑暗中进来一个人，听声音是个男的。那男人张罗点灯。小白鞋说没油了。那男人便不快地嘟囔，并窸窣窸窣地脱衣服，然后和小白鞋一同上了幔帐另一头的炕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那男人走了。小白鞋出门送他。一会，小白鞋又回来了。我师傅的心怦怦跳。他紧紧地裹着被子，生怕心跳声让那女人听见。那女人在地上站了一会，掀开我师傅的被窝，钻了进去。同时她说：“你该明白，俺不是可怜你，是得意你。”我想，这话也是被他更改过的。事实正相反：“你该明白，俺不是得意你，是可怜你。”这才符合语言逻辑。

我师傅一直在小白鞋家呆到苏联人撤离沈阳。这段日子是怎样过的，他总是粗线条地一笔带过。我想，感情上的折磨是不会少的。因为有两个因素存在，一是他们要生活，而



我师傅却不敢出屋；二是我师傅是个男人，且在阳刚年龄。

我师傅说他离开小白鞋家，决不是小白鞋撵他走。我想，这同事实恐怕也有出入。后来他到一家翻砂厂当了学徒是千真万确，有矽肺病为证。

施工员的哨声终于响了，小旗子也落了下来。我只有服从命令的份，钢铲的雪刃已插入了板结的坟上。

后来就到了1948年。沈阳城被共产党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城里缺柴少米，物价暴涨。人们食不果腹，哪个还有精力玩女人。小白鞋的日子很艰难。我师傅说，这段日子是他救了小白鞋。他去二道沟沿挖鬼子姜，回来总要分给小白鞋一半。小白鞋很感激他，常邀他去过夜。

一天，小白鞋对我师傅说：“可算有活干了，是南方老客，看来很有钱，出手就先给了三十块光洋。说至少要住半个月。”

我师傅听罢，圆圆的土豆脸就有一半发木，像患了半面风湿，用手一个劲地搓：“三百块又咋，何况三十？能换回俩窝头？顶不了块鬼子姜。南方人来发国难财哩，当心拐了你去卖！”他说他当时是替小白鞋担心。我想他是嫉妒。

我师傅见过那南方老客一面，瘦叽嘎啦的，个子也不高，人挺精明。打那后，我师傅有半个多月没登小白鞋家的门坎，也不再去送鬼子姜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小白鞋突然摸进了我师傅的小窝棚。她神秘而兴奋地说：“你猜那南方客是干啥的？”

“干啥的？”

“外围的。”

我师傅明白她指的是围在城外的共产党。

“你们睡出缘分来了！”



“冤死人家啦！他人挺好的。给了我那么多钱，不肯碰我一指头。我过意不去，诱着他几次，可他就是不近我身。没见过这么刚的男人。”

“胡扯，不想睡你他花那么多大头钱？”

“人家奔军需仓库来的。那里面有国军过冬的东西。他想一把火烧了它。这是任务。你可不兴出去瞎说哩！”

“扯呗，这是军事秘密，他会对你说！”

“他……他说他挺喜欢我的，说咱们都是受苦人，该往一块掣劲。他让我帮他完成任务，事后带我一块到外围去。俺想让你也跟着去，才跑来告诉你。你一个人过日子也够可怜的。”

“你们是相好的，我跟着干屁？怎么就偏偏得意拿枪的？”

小白鞋见我师傅一肚子老醋，眼泪汪汪地走了。

第二天夜里，军需仓库方向爆豆似地响了一阵枪。我师傅忙不迭地爬上窝棚顶，瞪圆了眼看，可那个方向始终黑乎乎地，没燃起一丝火光。我师傅心中便有些发沉。他一直在窝棚顶上趴着，直到有人咚咚地跑进小院。

来的是小白鞋。她风风火火地闯进屋，面皮青白，嘴唇都没了血色，头发也蓬乱得可以。她用近乎哭声说：“火没放成，他被打死了！打死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了怎么办呐？”说着，抽泣起来。

“何苦呢，这个兵，那个党地，咱跟着搅和个啥？没伤着你吧？”我师傅爱怜地替小白鞋拂着蓬乱的头发。

“他说，万一事情不成功，让我明天五更去二道沟沿的小桥边告诉一声，那里有人接应。”小白鞋偎在我师傅怀里，仰起泪脸。

“你还想跟着搅和下去呀？你这娘们，喝迷魂汤了？”我



师傅把小白鞋操到一边。

“他是个好人，实在是个好人，实在是。”小白鞋不再争辩，只是喃喃低语。

当天夜里小白鞋就住在了我师傅家。

鸡叫头遍时，我师傅发现他身边不见了女人。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。

他说，他是天麻麻亮时赶到二道沟小木桥的。他一路看到不少的尸体，他分辨不清这些死者的身份，这时小白鞋已经死了。她脖子往下都是血，看不出伤在哪儿，更不知是刀伤还是枪伤。血把她的蛋青色旗袍染成紫红色。她便穿着这紫红色的旗袍安详地躺在鬼子姜棵中。奇怪的是她脸上竟没有一滴血迹，也不像死人那样苍白。

我师傅说，他起初没看清站在小木桥上的男人竟是罗大个子。他只知道这小子苏联人一撤走就跑了，怕我师傅的磕头兄弟报复他。听说去当了兵，共产党的兵。

罗大个子站在桥上，我师傅站在桥边的土路上，他们都怔怔地望着小白鞋的尸体。我师傅猜想，小白鞋准是来和罗大个子接头，大概是给人盯了梢，被乱枪打死的。我师傅厉声道：“小白鞋是来和你接头吧？你为啥不救她？为啥？说话呀！”

罗大个子面无表情，沉默地掰开我师傅的手，他比我师傅高大，有力气。“我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军需库的火光，猜摸出了差错，果不然……”罗大个子说完转身走了。

“操你血奶奶！你为啥不救她？为什么？！”我师傅跪在地上，冲罗大个子远去的背影叫骂，并疯狂地抓起地上的土疙瘩，向他胡乱地掷去。直骂到哑了嗓子，昏了头，他在桥边昏然睡去。

